

《瀛寰志略》中的国名译词考析

沈和

摘要：明末，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们开启了“西学东渐”的时代，中国士子们得以首次接触到大量外国国名和地名的汉字转译形式。十九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们在东南沿海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第二波浪潮，在对诸多外国国名进行汉字转译的同时，也对耶稣会士们的译名进行了资源再利用，致使国名译词在鸦片前后开始大量涌入到汉语词汇系统，造成了国名译词间的歧义。

于1848年初刻的《瀛寰志略》是中国士子徐继畲记述世界的地理著作，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还对各类国名译词进行了整合与收录，为外国国名译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后的优化和后世作者在转译外国国名或地名时，提供了丰富素材。本文从转译方法、转译对象源语词、方言受容状况、用字差异、美化字、贬义字、意义无关联字、尾音类化、汉字去字意等角度出发，探讨该书中收录的国名译词对外国国名中译进程的意义和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

关键词：《瀛寰志略》；国名译词；汉语词汇系统

一 前言

伴随着康、雍、乾“禁教锁国”政策的实施，汉译西书的传入被迫中断，“西学东渐”的浪潮也随之退去。直到十九世纪初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新教传教士们，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第二波浪潮。¹在此期间，他们撰写了大量地理学书籍，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西游地球闻见略传》（1819）、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815~1897）《地理便童略传》（1819）、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万国地理全集》（1844）、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 1810~1867）《新释地理备考》（1847）等。鸦片战争前后（1820~1848），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中文书刊大量印行，使得外国国名译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²一方面，这些作品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西方，另一方面，外国国名的中译形式大量进入汉语词汇系统，造成了译名间的严重歧义。但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一部成熟体例的地理书，对世界的认知也多是参考旧时的地理志、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译著。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国内有先进爱国思想的有识之士们开始编写中国人的史地著作。《瀛寰志略》是清末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文化开放的先驱徐继畲（1795~

¹ 沈国威：《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近代西洋新概念の受容・交流・共有・異化に関する研究》，《大学研究助成アジア歴史研究報告書 2008 年度》，JFE21 世紀財団，2009，第 37 页~38 页。

² 李运富、牛振：《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用字考察——以〈海国图志〉为例》，《语文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43 页。

1873) 在鸦片战争时期撰写的一部世界史地著作, 是当时“放眼看世界”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代表作品。魏源(1794~1857)也在 1852 年增补《海国图志》(1843~1852)时, 吸收了《瀛寰志略》戊申版(1848)的研究成果, 从此书中引用的资料多达 30 余处³。

鸦片战争前后, 徐氏长期在闽粤地区任职, 处理厦门、福州的通商事宜, 并以此为契机与欧美人士接触, 不时向他们请教, 以便更为全面地了解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先进知识。徐氏在搜集来华新教传教士和外国汉学家编译的地理学资料的同时, 还考察了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们的地图和地理学译著, 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坤輿万国全图》(1602)、艾儒略的(Giulio Aleni, 1582~1649)《职方外纪》(1623)、南怀仁的(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坤輿图说》(1674)等。对于这些著译, 徐氏有以下评价:

泰西人如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之屬, 皆久居京師, 通習漢文, 故其所著之書文理頗為明順, 然誇誕詭譎之說亦已不少。近泰西人無深於漢文者, 故其書多俚俗不文, 而其敘各國興衰事蹟則確鑿可據, 乃知彼之文, 轉不如此之樸也。⁴

如原文所示, 徐氏对来华耶稣会士和传教士们的“汉译西书”非常重视。虽然认为他们的行文用字较为粗鄙, 不够雅致, 但对他们想要表达和传递的信息给予了肯定。这侧面说明了汉译西书对于徐氏学习和接受西方地理学的世界观有着积极影响, 也对《瀛寰志略》的行文体例、地理信息描述、国名译词的收录与筛选起推进作用。

二 《瀛寰志略》中的国名译词概述

中国向来只有天下的概念, 所以没有适当的词来表示世界的意向。⁵ 《瀛寰志略》中的“瀛”指大海, “瀛寰”则有大海环抱世界之意, 该词在徐继畲以前未之见, 很可能是他最先使用。作为一本名副其实的世界地理图志, 徐氏将中国降为万国之一, 以客观事实为行文第一标准。《自序》有云:

地理非圖不明, 圖非履覽不悉。大塊有形, 非可以意為伸縮也。泰西人善於遠行, 帆檣周四海, 所至輒抽筆繪圖, 故其圖獨為可據。⁶

与上述原文之意一致, 徐氏对于《瀛寰志略》全书的撰写, 从始至终遵循了“依图行文”的原则, 参考和引用了大量中、外地图, 并附上文字说明。以道光 28 年(1848)福建巡抚衙门刻本(即戊申本)为例, 全书共有 42 张插图, 以两幅东西半球的《地球图》为开端, 之后依次介绍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介绍世界各国的史地沿革、风土人情、社会变迁、政治、经济等概况。这些图、文向读者详细展示了大量的译名, 不过除《皇清一统輿地全图》和日本、朝鲜

³ 谭其骧(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3, 第 356 页。

⁴ [清]徐继畲:《瀛寰志略·序》, 棧雲樓, 1873 年影印本, 第 6 页。

⁵ 周振鹤:《随无涯之旅》, 三联书店, 2017, 第 101 页。

⁶ [清]徐继畲:《瀛寰志略·序》, 第 1 页。

地图以外，剩余地图都是参考西方地图，故书中有很多译名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为应对这种情况，徐氏做了周全的考虑，书中有云：

外國地名最難辨識，十人譯之而十異，一人譯之而前後或異。蓋外國同音者無兩字，而中國則同音者或數十字。外國有兩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國無此種字。故以漢字書番語，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各國正名，如瑞國當作瑞典，噠國當作噠馬，西班牙當作西把尼亞，葡萄牙當作波爾都噶亞，然一經更改，閱者猝不知為何國。故一切仍其舊稱。外國地名人名，少者一字，多者至八九字，絕無文義可循，數名連寫，閱老無由讀斷。今將地名人名，悉行鉤出，間加圈點，以醒眉目。明知非著書之體姑取其便於披閱耳。⁷

原文充分反映了徐氏尽可能完整、全面地收录各类的译名是有意为之。这样做既能确保读者理解这些复杂多样的译名所指的国家或地区，又能保证译词收录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瀛寰志略》在亚洲文化圈影响广泛。1853年“黑船事件”后，该书东传到日本，在日本流行开来，成为日本幕府末期、明治时期日本使用汉字新词的一大来源之一，书中收录的大量国名译词也为日本洋学家所参考。由于该书版本众多，存在译名上的差异。故笔者不做版本差异等问题的讨论，考察对象选择道光28年（1848）福建巡抚衙门刻本（即戊申本），并使用“関西大学東アジア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数据库所藏1873年棧云楼影印本加以辅助。本文重点对全书提及的国家或区域的名称进行整理、考察，但由于徐氏所处时代存在历史、地缘政治等问题，部分国家、岛屿或生僻区域无法直接对应当代国名或地名。同时，受制于文章篇幅，故部分岛屿、地区也不在研究范围内。研究对象选择主流的、有代表性的83个国名和区域进行整理，对于译名的解读和举证以欧美国家译名为主，整理顺序依据原著中亚、欧、非、美的顺序，各国行政区域的划分也遵循原著。

整理的译名涉及到以下国家或地区：中国、日本、印度、缅甸、泰国、越南、老撾、文莱、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阿拉伯、菲律宾、斯里兰卡、尼泊尔、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几内亚、俄罗斯、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冰岛、德国、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希腊、瑞士、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摩洛哥、莫桑比克、赞比亚、苏丹、刚果、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几内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索马里、加弗勒里亚、美国、墨西哥、巴拿马、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巴西、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圭亚那、巴塔哥尼亚、哥伦比亚、新格拉纳达、加拉加斯、古巴、海地、牙买加及2个现非洲国家境内的地名。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瀛寰志略》中的国名译词统计

《瀛寰志略》中的译名	翻译类型	现行译名	所属
中國	特殊	中国	亚洲

⁷（清）徐继畲：《瀛寰志略·序》，第7~8页。

日本、倭奴	特殊	日本	
印度	音译	印度	
五印度	特殊		
緬甸、阿瓦	音译	緬甸	
暹羅	音译	泰国	
安南、越南、交趾	音译	越南	
林邑、占城	特殊		
南掌、纒掌、老撾	特殊	老撾	
婆羅、淳泥、蟠尼阿、文萊、文來	音译	文萊	
波斯、白西、包社、巴社、高奢、百爾設、法耳西、北耳西亞、巴爾齊亞、伯爾西亞、伊蘭、哈烈、黑魯、塞克、波刺斯	音译	伊朗	
阿富汗、阿富汗尼士丹、愛烏罕、阿付顏尼	音译	阿富汗	
俾路芝、密羅既、北羅吉、忽魯謨斯、思布	音译	巴勒斯坦	
阿辣伯、亞拉彼亞、亞拉鼻亞、阿爾拉密阿、阿辣波亞、阿黎米也、阿丹、阿蘭	音译	阿拉伯	
天方、天堂、條支	意译		
呂宋	音译	菲律賓	
錫蘭	音译	斯里兰卡	
尼泊爾、尼巴爾、尼博拉	音译	尼泊尔	
澳大利亞	音译	澳大利亚	大洋洲
墨瓦蠟尼加	特殊		
新荷蘭	音兼意		
新西蘭、新西蘭、搨日倫敦	音兼意	新西兰	
新危尼	音兼意	新几内亚	
峨羅斯、俄羅斯、餓羅斯、鄂羅斯、厄羅斯、阿羅斯、幹魯思、兀魯思、羅刹、羅車、葛勒斯、縛羅答、莫哥斯未亞、魯西亞、汲壽啡	音译	俄罗斯	欧洲
大峨	特殊		
瑞典、蘇以天、瑞丁、瑞西亞、綏林、綏亦古、西費耶斯科、里都亞尼亞、匪馬爾如、波的亞	音译	瑞典	
瑞國、藍旗	特殊		
噠馬、領墨、吝因、丁抹、大尼、丹麻爾、雪際亞、大馬爾齊、蘇尼祭、盈黎馬祿加、低納馬爾加	音译	丹麦	
噠國、黃旗	特殊		
挪耳瓦、訥爲、諾魯威呀	音译	挪威	

芬蘭	音译	芬兰	
義斯蘭地亞	音译	冰岛	
日耳曼、阿勒曼、阿里曼、亞里曼、占曼尼、耶馬尼、熱爾麻尼、亞勒墨尼亞	音译	德国	
普魯士、普魯社、部魯西亞、捕魯寫、圖理雅、破魯西、比阿爾彌亞	音译	普鲁士	
單鷹	特殊		
奥地利、奧地利亞、阿士得厘亞、奧斯的里亞、阿士氏拉、歐塞特里阿、阿莫爾大未亞	音译	奥地利	
東國、雙鷹	特殊		
匈牙利、翁給里亞、寒牙里、博厄美亞、班那里阿	音译	匈牙利	
土耳其、土耳其磯、都耳基、多爾其、特爾濟、都魯機、杜爾格、控噶爾、疍多馬諾、阿多曼	音译	土耳其	
希臘、額里士、額力西、厄勒祭、厄勒西亞	音译	希腊	
瑞士、瑞子、束色楞、綏沙蘭、蘇益薩、黑爾威西亞	音译	瑞士	
意大利、意大利亞、以他里、以他利、伊達利、羅問、羅汶、那嗎、薩都爾尼亞、厄諾地亞、奧索尼亞	音译	意大利	
荷蘭、和蘭、賀蘭、法蘭得斯	音译	荷兰	
比利時、比勒治、惟理儀、北義、比爾噠喀、比爾日加、密爾閩、彌爾尼士、比利閩	音译	比利时	
佛郎西、佛蘭西、法蘭西、佛郎機、佛郎祭、奧盧、奧祿、牙里亞	音译	法国	
西班牙、是班牙、實班牙、斯扁亞、士便、干絲臘、義斯巴尼亞、以西把尼亞、意卑里亞	音译	西班牙	
大呂宋	特殊		
葡萄牙、葡萄駕、葡萄庫耳、布路亞、波耳都欺、博爾都噶亞、伯爾都牙里、盧西達尼亞	音译	葡萄牙	
大西洋國	特殊		
英吉利、英倫、英機黎、英圭黎、膺吃黎、諳厄利、英倫的、及列的不列顛、及列的不列顛	音译	英国	
阿爾及耳、亞爾日耳、阿利額	音译	阿尔及利亚	非洲
突尼斯、都尼斯、土匿	音译	突尼斯	
的黎波里	音译	利比亚	
麥西、厄日多、至比多、扼入多、埃及多、伊	音译	埃及	

揖、伊齊不託、厄日度、迤至比多			
摩洛哥、馬羅各、馬落可、摩樂哥	音译	摩洛哥	
莫三鼻、莫三鼻給、摩散北、磨山密	音译	莫桑比克	
麼諾麼達巴	音译	赞比亚	
蘇丹、尼給里西亞	音译	苏丹	
公額	音译	刚果	
塞内岡比亞	音译	塞内加尔和冈比亚	
幾內亞	音译	几内亚	
阿比西尼亞、阿北尼西亞、阿八思尼阿、哈北、 阿邁斯尼、亞毗心域、馬八兒	音译	埃塞俄比亚	
努北阿、奴比阿、怒北、紐必阿	音译	(今埃及和苏丹境 内)	
亞然、然貴巴	音译	肯尼亚	
桑給巴爾	音译	坦桑尼亚	
桑固、桑古	音译	利比里亚	
塞拉勒窩內	音译	塞拉利昂	
星卑巴西亞	音译	津巴布韦	
疴丁多內亞、合丁突	音译	纳米比亚	
亞德爾、亞占	音译	索马里	
加弗勒里亞	音译	加弗勒里亞	
加不郎、加不	音译	(今南非境内)	
米利堅、彌利堅、美利哥、奈育士迭	音译	美国	美洲
兼攝邦國、聯邦國	意译		
亞墨理駕合衆國	音兼意		
花旗	特殊		
墨西哥、美詩哥、墨是可、墨西哥、墨西哥、麥 悉哥、默西可	音译	墨西哥	
巴拿馬	音译	巴拿马	
桑薩爾瓦多耳	音译	萨尔瓦多	
閩都拉斯	音译	洪都拉斯	
危地馬拉	音译	危地马拉	
秘魯、厄魯、孛露、北盧、佰路、祕魯	音译	秘鲁	
玻利非亞、摩里威那、波里維亞	音译	玻利维亚	
高祕魯	特殊		
智利、濟利、治里	音译	智利	
拉巴拉他、孛臘達、巴拉大河、由乃的樸拉文士 士	音译	阿根廷	

巴拉圭、巴拉乖、巴拉吾愛	音译	巴拉圭
乌拉乖	音译	乌拉圭
巴西、巴悉、伯西爾、布拉熱爾	音译	巴西
厄瓜爾多	音译	厄瓜多尔
委內瑞辣	音译	委内瑞拉
歪阿納、古牙那	音译	圭亚那
巴他峩尼、巴他峨拿、八的哥尼阿、智加、巴羅彌那	音译	巴塔哥尼亚
哥倫比亞、可倫比亞、可倫巴、金加西蠟	音译	哥伦比亚
新加拉那大	音兼意	新格拉纳达
加拉架	音译	加拉加斯
古巴	音译	古巴
海地	音译	海地
牙買加	音译	牙买加

通过表 1, 可直观地得出以下信息:

(一) 国名图文不一致

在整理表 1 的过程中, 笔者发现徐氏可能由于撰写《瀛寰志略》时选择材料或获取相关参考资料途径不一的缘故, 导致插图中的译名和正文中的译名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 只出现在插图中, 没有在正文中出现的译名。共以下 12 种: “包社” “愛烏罕” “亞刺伯” “新西蘭” “搨日倫敦” “奧地利” “意大利” “英倫” “莫三鼻” “阿比西尼亞” “加不郎” “巴他峩尼”。

第二种, 既出现在插图中, 也出现在正文中的译词形式。共以下 25 种: “五印度” “波斯” “阿富汗” “俾路芝” “呂宋” “澳大利亞” “峨羅斯” “瑞典” “唵國” “普魯士” “希臘”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佛郎西” “西班牙” “葡萄牙” “英吉利” “阿爾及耳” “突尼斯” “的黎波里” “麥西” “摩洛哥” “麼諾麼達巴” “努北阿”。

第三种, 出现在前文对整体区域的概述中, 没有出现在后文独立的“国志”里。共以下 2 种: “實班牙” “及列的不列顛”。

综上, 笔者认为徐氏在撰写《瀛寰志略》时, 对译词形式的选择进行过考量, 既出现在插图中, 也出现在正文中的 25 种译词形式中的大部分译名与现行使用的译名非常近似或完全一致, 侧面说明徐氏本人可能对这些译名比较推崇和认可。

(二) 音译类译名居多

《瀛寰志略》中的译名以音译类译名为主, 这样的翻译方式可以确保转译出的汉字国名在发音上最大限度地接近转写对象的原有发音。书中有云:

泰西各國, 語音本不相同, 此書地名有英吉利所譯者, 有葡萄牙所譯者。英人所譯字數簡,

而語音不全，葡人所譯，語音雖備，而一地名至八九字，詰屈不能合吻。⁸

徐氏认为英国新教传教士在转译地名时，字数少且简练，但存在发音不够完备的问题。葡萄牙耶稣会士在转译地名时，虽然注重汉字地名发音的准确性，但译词过于冗长。如徐氏所言，外来国名、地名的汉字转译形式按转译风格，可分为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两派，依据的转译对象不同，译名也会不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多个音译类译名的欧洲的国家。

以“葡萄牙”为例，文中音译类译名有“葡萄牙”“葡萄駕”“葡萄庫耳”“布路亞”“波耳都欺”“博尔都噶亞”“伯尔都牙里”“盧西達尼亞”八种。根据转译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以拉丁语“Portugal”为转译对象的译名：“葡萄庫耳”“博尔都噶亞”“伯尔都牙里”。汉字读音基本对应拉丁语音节，存在对于不同音节的转写或省略。第二类，以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或英语中的“Portugal”为转译对象的译名：“葡萄牙”“葡萄駕”“布路亞”。汉字读音对应上述三种语言的三个音节。第三类，以“Lusitania”为转译对象的译名：“盧西達尼亞”。转译对象的可能是拉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英语。

再以“西班牙”为例，文中的音译类译名有“西班牙”“是班牙”“實班牙”“斯扁亞”“士便”“干絲臘”“義斯巴尼亞”“以西把尼亞”“意卑里亞”九种。根据转译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以拉丁语“Hispania”或西班牙语“España”为转译对象的译名：“義斯巴尼亞”“以西把尼亞”。汉字读音对应上述两种语言的五个音节。第二类，以晚期拉丁文词形“Spainia”为转译对象的译名：“西班牙”“是班牙”“實班牙”“斯扁亞”。汉字读音大致对应上述“Spainia”的音节，尾音有连读为“牙”或“亞”的情况。第三类，以英语“Spain”为转译对象的译名：“士扁”。发音上对应英语“Spain”的两个音节，突出词尾鼻音。第四类，以“Castilla”和“Eberia”为转译对象的译名：“干絲臘”和“意卑里亞”。转译对象的可能是拉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英语。

（三）大部分亚洲国家的译名相对固定

除部分西亚国家的译名存在大量同音异字或近音同形的情况外，大部分的东亚或东南亚国名的命名理据相对统一。这些国名虽然受不同历史时期作者认知影响，但在各类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几乎不存在歧义，因而数量上相较音译类译名要少。这些东亚或东南亚国家与中国距离较近，历史上与中国是从属关系，接触时间也早于大部分其它大洲的国家，所以较早地被文献所记载。笔者利用BCC语料库对亚洲部分国名进行了检索，⁹ 引用我国史料作为这类译名的例证。

以日本为例，首次被记录在正史中是在南朝宋人范晔(398~445)的《后汉书·东夷列传》(432~445)中，卷第一百八十五有云：

⁸ (清)徐繼畲：《瀛環志略·序》，第8页。

⁹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智能研究院制作，BCC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文中大部分对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考证都通过该语料库，下文举证不再做重复说明。

倭在韩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

而“倭奴”一词作为指代日本的国名出现是在唐朝杜佑(735~812)的《通典》(801)中:

倭自後漢通焉,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

其次,自古以来与我国宗教文化交流颇深的印度。“印度”一词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昙无讖(385~433)翻译的佛经《优婆塞戒经卷一》(604)中记载:

北凉中印度三藏法师昙无讖译於姑藏。

再者,与我国接触较早的阿拉伯也属于这类译名。“天方”和“天堂”原本指伊斯兰教发源地麦加,后来泛指阿拉伯。其最早作为地名出现,指代阿拉伯这个国家,是在《明史·西域传四·天方》(1645~1678)中:

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

此外,如:越南、缅甸、老撾等这一类地理位置距离与中国靠近、接触较早、往来密切,并在某一段时期是从属关系的东南亚国家,也都属于命名理据充分,译名在各类文献中相对统一,不存在歧义的国名译词。

(四) 存在少量音兼意译类和特殊类译名

文中除了大量的音译类译名和理据固定的译名外,还有“新荷蘭”“新西蘭”“新西蘭”“新危尼”和“新加拉那大”这五个音兼意类的译名,其转译方式是前半部分对英文单词“New”直译为“新”,后半部分则是其读音的汉字转写。

特殊类的译词理据相对固定,不存在歧义。文中的“蓝旗”“黄旗”“雙鷹”“單鷹”和“花旗”都是通过国旗样式来指代某一国家,卷五有云:

其商船初抵粵東時,旗書雙鷹,遂訛稱為雙鷹國。

“墨瓦蠟尼加”是用人名来命名国家;“大峨”则表示俄罗斯领土面积广阔;“大呂宋”表示了西班牙与菲律宾的从属关系;“東國”“瑞國”“噠國”“大西洋國”这类译名则是由于外来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需要进行归类,一般情况下,在该国首字后加“国”字以示其类别。

(五) 部分译名沿用至今

在表1的344个译名中,有40个译名保留并沿用至今。分别是:“中國”“日本”“印度”“緬甸”“越南”“老撾”“阿富汗”“尼泊爾”“澳大利亞”“新西蘭”“俄羅斯”“瑞典”“芬蘭”“奧地利”“匈牙利”“土耳其”“希臘”“瑞士”“荷蘭”“比利時”“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突尼斯”“摩洛哥”“蘇丹”“幾內亞”“墨西哥”“巴拿馬”“危地馬拉”“秘魯”“智利”“巴拉圭”“巴西”“厄瓜爾多”“哥倫比亞”“古巴”“海地”“牙買加”。而像“波斯”“普魯士”“花旗”“拉巴拉他”等虽然进行过国名更变,但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称呼。

三 《瀛寰志略》中的国名译词的特点

(一) 译名受方言影响

鸦片战争前后，来华传教士们的活动中心集中在东南沿海，学习到的汉语也多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徐氏有云：

而泰西人學漢字者，皆居粵東，粵東士語本非漢文正音，展轉清訛，送至不可辨識。波斯也，而或譯為白西，轉而為包社，巴社訛而為高奢。余嘗令泰西人口述之，則曰百爾，設又令其筆書之，則曰比耳西。¹⁰

徐氏在书中也提到了西方作者的汉语受粤方言的影响，并以“波斯”举例。笔者认为受粤方言影响的不仅有“波斯”，观察表1，并利用“粵語審音配詞字庫”可发现，¹¹ 很多译名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粤方言的影响。比如“智利”在原文中的译词形式有：“智利”“濟利”“治里”，这些字的粤语发音分别为：“智”zi3、“濟”zai2 或 zai3、“治”ci4 或 zi6、“利”lei6、“里”lei5。其中，“智”与“濟”同声同调，与“治”同声同韵，“濟”与“治”读音也非常接近，声母相同。“利”与“里”则属同声同韵的情况。此外，像“瑞典”在原文中的译名有：“瑞典”“蘇以天”“瑞丁”“瑞西亞”“綏林”“綏亦古”等，各译词首字“瑞”“蘇”“綏”按今天普通话的发音来看，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粤语中发音相似，分别作：“瑞”seoi6、“蘇”sou1、“綏”seoi1，其中“瑞”和“綏”同声同韵，“蘇”与“綏”同声同调。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摩洛哥”的译词形式有“摩洛哥”“馬羅各”“馬落可”和“摩樂哥”。虽然只有数量不多的四个译词形式，但其中的多个字在粤方言中都是多音字，少则两种读音，多则四种读音，属于情况较为复杂的译名。因此，为更直观的展示该国译名中存在的粤方言的受容状况，笔者整理了表2以加以解释。

表2：“摩洛哥”各译名中的粤方言受容状况分析表

字	粤语读音	同声同韵字	同韵同调字	同声同调字
摩	mo1、mo4	—	羅	嗎
馬	maa5	嗎	嗎	嗎
洛	lok3、lok6	樂	—	囉
羅	lo4	囉	囉、摩	囉
樂	lok3、lok6、ngaau6、ngok6	洛	洛	洛、囉
哥	go1	—	呵、咯	—
各	gok3	—	洛、咯、樂	咯
可	hak1、ho2	呵	呵	呵

¹⁰ (清)徐继畲：《瀛寰志略·序》，第7页。

¹¹ 香港中文大学人文电算与人文方法研究室制作，粵語審音配詞字庫：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

粤方言字中大量的表音字，其创制方式为固有汉字加口旁，比如：啣、嗜、咽等。¹² 表2中的“嗎”“囉”“咯”“呵”就是这类字。表1中有很多这样的字，如“噠馬”中的“噠”、“比爾噠咯”中的“噠”和“咯”、“薩都爾尼亞”中的“啞”、“博尔都噶亞”中的“噶”等，都是粤方言汉字。表2中，“摩洛哥”的几个译名中的用字存在大量同声同韵、同韵同调和同声同调的情况。这几种情况不仅限于与左侧栏完全一致的用字，还有部分带“口”字旁的表音同形字在发音上也与左侧栏中的字在发音上非常接近，无论是从发音还是从字形来看，都受粤方言的影响。

此外，书中译名除粤方言受容状况明显外，一部分译名的成立还受粤东地区特殊称呼影响，关于这部分译名，在梁廷柅（1796~1861）《海国四説》（1846）、魏源《海国图志》等书中都有相关描写。如：

普魯西國即單鷹國，與雙鷹爲兄弟，患難相恤。海舶來粵，以白旗畫鷹，粵人即所畫之雙、單分別呼之。¹³

西班牙之船，大半自呂宋來，粵東稱大小呂宋，不稱西班牙。¹⁴

其商船常挂黃旗，故粵東稱爲黃旗國。¹⁵

上述原文指出了诸如“雙鷹”“藍旗”“大呂宋”“黃旗”等译名用来指代某一国家是粤东地区特有的用法。而一些来华的欧美人也受粤东当地称呼的影响，在自己的书中以粤东人民特有的称呼来翻译国名。如：美国人亨特（William Hunter, 1812~1891）就在其《广州“番鬼”录》中就将著名的广州十三行中的“Danish Factory”（丹麦行）译作“黄旗行”，“Spanish Factory”（西班牙行）译作“大吕宋行”。¹⁶

此外，由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普通话还很不普及，因此出现了葡萄牙、西班牙这类看起来离奇的译名。¹⁷ 笔者通过观察表1，认为书中国名译词除受粤方言和粤文化影响外，也受闽方言的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中的“牙”字就有明显的闽南方言特征。

提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翻译就不得不提到《海国闻见录》（1730），该书是明末到清初闽南海商对世界地理认识的总结。该书的作者陈伦炯（1685~1748）及其父亲都是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的军事将领，对海防军事和西方列强在沿海的活动非常关注，身为福建厦门同安人的他们对外国地名的汉字转译有自己的见解，书中的译词形式也受闽南方言的影响。经调查，该书首次将“Portugal”转译作“蒲萄呀”和“葡萄牙”，将“Spania”转译作“是班牙”，是最早使用“牙”或“呀”来转译两国国的资料。“牙”字是中古疑母字，读为舌根鼻音，在明清部分南方方言中读为

¹² 刘新中（编）：《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第208页。

¹³ （清）梁廷柅：《海国四説》，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本，第59页。

¹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国图志》，《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一輯 第一分冊，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2015，第505页。

¹⁵ （清）徐继畲：《瀛寰志略·卷四》，第29页。

¹⁶ 威廉·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6页。

¹⁷ 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10页。

舌根塞音，今闽语、客语仍有个别方言点读为g。¹⁸该字在闽南语中的发音是“ga5”，是不送气的鼻浊音，与“Portugal”中的“gal”读音接近，而“呀”则作为带有“口”字旁的表音文字来转译“Spania”中的“nia”，表示其发音与“gal”相似但不完全相同。此外，按照闽南方言的发音规则和转译地名用字习惯来看，笔者认为上表1中的“古牙那”“牙買加”“牙里亞”“匈牙利”“寒牙里”“普魯社”“那嗎”等国名的汉字转译都有很明显的闽方言特征。徐继畲虽然不是福建人，但长期在两广和福建任职，受南方方言影响，除了掌握闽南语的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以外，先后担任英国驻厦门和福州领事的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 1807~1897）及夫人也曾经向徐氏提供过世界地理和历史资料。¹⁹所以《瀛寰志略》中的译名受南方方言影响自然合乎情理。

除粤方言和闽南方言的影响外，笔者认为书中的国名译词还受山西方言的影响。比如徐将“新西兰”记作“擱日伦敦”，从用字上来看非常的与众不同，但从结构上可以判断是一个纯音译的国名，应该是“New Zealand”的福建闽音汉字注音，²⁰笔者则认为这样的用字还可能和徐继畲的出生有关。首先，徐氏的出生地是山西代州五台县，此地的方言不分平、翘舌音，“擱日”的发音与“New Zealand”的前半部分“New Zea”的发音非常相近，后半部分“land”又与“伦敦”发音相近。再者，伦敦是英国首都，部分文献常用“伦敦”或“英伦”指代英国。另外，徐氏尊重事实、博学多才、紧跟时事，应该对1840年2月6日英国与新西兰签订的《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和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信息有正确把握，为更进一步对两国目前关系进行说明，没有将“land”意译为“某地”，而是音译为“伦敦”，以表示两国间的从属关系。综上，笔者认为“擱日伦敦”还可能是徐氏用山西方言对“New Zealand”的汉字转写。

（二）用字差异现象

观察表1可知，在《瀛寰志略》中，同一个国家往往对应多各译名，这种现象以音译类译名间的用字差异最为明显。据笔者统计，表1中有18个的国家的纯音译类译名超过7种以上，这些国家分别是：阿拉伯（9种）、伊朗（15种）、俄罗斯（15种）、瑞典（11种）、丹麦（11种）、德国（8种）、普鲁士（7种）、奥地利（7种）、土耳其（10种）、意大利（11种）、比利时（9种）、法国（8种）、西班牙（9种）、葡萄牙（8种）、英国（8种）、埃及（9种）、埃塞俄比亚（7种）、墨西哥（7种）。以音译类译名种类最多的“俄罗斯”为例，根据其发音和用字差异可作以下6组划分：

- （1）峨羅斯、俄羅斯、餓羅斯
- （2）鄂羅斯、厄羅斯
- （3）阿羅斯

¹⁸ 杨帅可：《从“波爾杜瓦爾”到“葡萄牙”——Portugal 国名译词的演变考析》，《亚洲与世界》2021年第四辑，第121页。

¹⁹ 周振鹤：《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2017，第99页。

²⁰ 邱志红：《极目南望：晚清国人关于新西兰认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67页。

- (4) 幹魯思、兀魯思
 (5) 羅刹、羅車
 (6) 葛勒斯、縛羅答、莫哥斯未亞、魯西亞、汲壽啡

上述 6 组译词间的差异属于翻译的不同(第 6 组不存在同音、近音字的使用情况),如果译词整体的读音相同或相近(声调、声母或韵母不同),但呈现出来的形式不同,就属于用字差异。以第 1、2、3 组来说明,第 1 组中的“峨”和“俄”是同音字,第 2 组的“餓”、“鄂”和“厄”也是同音字,与第 1 组相比虽是同韵但不同调,属于近音字的使用。第 3 组的“阿”与前两组的首字虽不是同音或近音字,但译词形式接近,所以也属于用字的差异。表 1 中所有音译类译名中的同音、近音字整理为以下 73 组:

- (1) 婆-淳 (2) 泥-尼 (3) 萊-來 (4) 阿-愛 (5) 富-烏-付
 (6) 汗-罕 (7) 俾-密 (8) 路-魯 (9) 波-伯 (10) 白-百
 (11) 斯-西-齊 (12) 社-奢-設 (13) 亞-阿 (14) 刺-辣 (15) 彼-鼻
 (16) 泊-博-伯 (17) 蘭-闌-郎 (18) 峩-峨-俄-餓 (19) 鄂-厄
 (20) 斯-思 (21) 瑞-束-綏 (22) 典-天 (23) 領-吝 (24) 墨-抹
 (25) 挪-訥-諾 (26) 爲-威 (27) 耳-爾 (28) 普-捕 (29) 奧-歐
 (30) 地-氏 (31) 利-力 (32) 厘-里 (33) 其-濟-智 (34) 磯-機
 (35) 額-厄 (36) 沙-薩 (37) 意-以-伊 (38) 大-他-達 (39) 問-汶
 (40) 荷-和-賀 (41) 密-彌 (42) 時-治-日 (43) 儀-義 (44) 佛-法
 (45) 西-祭 (46) 盧-祿 (47) 是-實 (48) 扁-便 (49) 巴-把
 (50) 顛-顛 (51) 突-土 (52) 尼-匿 (53) 厄-扼 (54) 及-揖-齊
 (55) 多-度 (56) 洛-落 (57) 哥-各 (58) 莫-摩-磨 (59) 三-散-山
 (60) 努-奴-怒 (61) 比-必-秘-庇-祕 (62) 米-彌 (63) 墨-默
 (64) 西-悉 (65) 詩-是 (66) 可-科 (67) 露-盧 (68) 玻-波
 (69) 威-維 (70) 巴-字 (71) 拉-臘 (72) 圭-乖 (73) 納-那

综上所述,《瀛寰志略》中的国名译词存在用字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大量的同音、近音字的使用上。这一现象充分体现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大量进入汉语词汇系统,造成国名间的不统一,而徐继畲则对这些种类繁多的译词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收录,为今后汉字词汇系统的优化提供了资料库。

(三) 美化字、贬义字、意义无关联字的使用

汉语是表意的语言,汉字除记音外,本身的字义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翻译外来地名时,所用汉字的字义会影响读者对该地名的翻译理据上的联想以及对该地初步印象。汉字中有的字有褒

义的色彩,有的字则恰恰相反。²¹ 故国名译词用字应当选用中性或带有褒扬色彩的汉字,但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用字是不讲究这一原则的,有时甚至故意选用有贬恶之意的汉字。²²

观察表 1 译词的用字可以发现,徐氏在选字、用字方面是经过考量的,他在介绍某一国家的时候,往往会先列出一个国名自己认可和推崇的译词形式,再把其它译词形式列在其后,最大限度地总结和收录当时知名文献中的译词。在国名译词中使用美化字往往容易被接受,如:“錫蘭”“荷蘭”“芬蘭”中的“蘭”字就是美化字,笔者利用汉典语料库对该字字义进行检索,²³ 段玉裁(1735~1815)《说文解字注》:

香艸也。易曰。其臭如蘭。左傳曰。蘭有國香。說者謂似澤蘭也。

在中国文化中,梅、兰、竹、菊是“花中四君子”,兰花寓意典雅、高洁,有非常好的字义和文化内涵。再如:“瑞典”“瑞士”中的“瑞”字,有“吉祥的征兆”之意。此外,像“希臘”的“希”、“智利”的“智”、“美詩哥”和“美利哥”的“美”等都属于美化字的使用,并且大部分的美化字都在国名译词的统一过程中得以延续和保留。

但《瀛寰志略》中仍有使用贬义汉字的情况,比如:“厄瓜爾多”“厄日多”“厄日度”“厄勒祭”“厄勒西亞”“諳厄利”“博厄美亞”“厄羅斯”中的“厄”字,利用汉典语料库对该字字义进行检索,得到以下释义:

《說文解字》:“厄,科厄,木節也。”《文選·左思·魏都賦》:“英辯榮枯,能濟其厄。”《贈徐州族姪》:“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

该字在各类古代文献中有着不同的解释,大致可解释为:“樹木的節;災難、困難;困窘的。”整体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汉字。再如:“俄罗斯”被译作“羅刹”,利用 BCC 语料库检索该词,最早的记录是在唐代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五》(798)中:

十頭羅刹。焚燒南海楞伽大城。或有諸王。喪失國土。乃至兄弟自相殺害。造惡趣因。現世貧窮。甘為奴僕。不順師長。違背君親。

据原文可知,“羅刹”是无恶不作、凶残的恶鬼,所到之处伴随着灾难。徐氏收录该译名,一方面是其读音与“俄罗斯”相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清政府和俄国曾有过多次冲突,所以对该民族的负面印象已深入人心。但这样的词或字作为国名显然有失客观和体面,于是徐氏调整了顺序,因此该译名在原文中出现的位置也比较靠后。此外,像“危地馬拉”和“新危尼”中的“危”,《说文解字》中释义为“在高而懼也。”字义也不好。“破魯西”中的“破”、“俄羅斯”中的“餓”、

²¹ 沈和:《〈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中外国国名、地名汉字表记法研究》,《亚洲与世界》2021年第四辑,第69页。

²² 李运富、牛振:《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用字考察——以〈海国图志〉为例》,《语文研究》2018年第2期,第48页。

²³ 汉典语料库: <https://www.zdic.net/>。该数据库是一个有着巨大容量的字、词、词组、成语及其他中文语言文字形式的免费在线辞典,收录、整合了众多典籍和数据库数据。本文对字义的解读主要参考数据库中《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和《国语辞典》下的释义。

“匪馬爾如”中的“匪”、“奴比阿”中的“奴”、“怒北”中的“怒”等字从字义上来讲都不是好字。这些字绝大部分都没有在汉字词汇系统的优化后保留在现行的译名中。

《瀛寰志略》中的国名译词除美化字和贬义字的使用外，还有意义无关联字的使用情况，这些字用在国名里都非常奇怪，容易让人产生其他方面的联想。如：“寒牙里”“熱爾麻尼”中的“寒”和“熱”，用于形容天气或温度；“捕魯寫”“扼入多”中的“捕”和“扼”都表示动作；“亞拉鼻亞”“莫三鼻”中的“鼻”，容易让人联想到器官；“巴拉乖”“乌拉乖”中的“乖”、“阿辣伯”中的“辣”、“膺吃黎”中的“吃”等都属于意义与表达内容无关联的用字，不符合国名译词用字的原则，不带有任何国家的属性特征。

此外，还有一类意义无关联字的字体经常容易与常用字混淆，如：“波刺斯”、“亞刺伯”中的“刺”。有学者认为，“刺”字和“刺”字相近，并且“刺”字常用。阿刺伯改为阿拉伯，马尼刺改为马尼拉，避免混淆，便于识字，同时减低了“刺”的使用频率。²⁴ 最终结果就是，这些意义无关联字在汉字词汇系统的优化和国名译词的统一中逐步被摒弃，《瀛寰志略》则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一环。

(四) 译词尾音类化

《瀛寰志略》中的国名译词以音译类译名为主，音译词的对音转写往往由于转译对象的不同，容易造成用字的不同，亦或是体现在外源语词的同—语音成分译为不同的字的情况下。而徐氏则在考量后，有对尾音用字统一化、分类化的趋向。如：“新西蘭”(New Zealand)、“芬蘭”(Finland)、“荷蘭”(Holland)等都把“land”统一译作“蘭”，而且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带有“蘭”字的译名是由英语转译过来的。再如：“澳大利亞”(Australia)、“奧地利亞”(Austria)、“翁給里亞”(Hungaria)、“義斯蘭地亞”(Icelandia)、“意大利亞”(Italia)、“盧西達尼亞”(Lusitania)、“哥倫比亞”(Columbia)等这类有拉丁语词缀特征的译名，尾部词缀“ia”都转译为“……亞”。

此外，一部分的译名是徐氏有意简化尾音的结果。如：“Afghanistan”译作“阿富汗”、“Arabia”译作“亞刺伯”、“Germania”译作“日耳曼”、“Prussia”译作普魯士、“Italia”译作意大利、“Austria”也译作“奥地利”等都是尾音简化的例子。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类译名，像“波斯”(Persia)、“突尼斯”(Tunisia)等一些有明显的拉丁语词缀的外源语词，徐氏把尾音与“俄羅斯”(Orus)、“閩都拉斯”(Honduras)等一众以“s”结尾的译名做了同样的处理，都统一译作“斯”。这可能是徐有意推进国名译词统一化，优化译词的转译方式和用字，以过滤掉拉丁语繁琐、冗长的尾音词缀。

(五) 去字意现象

《瀛寰志略》中的国名译词极有少部分用字带“口”字旁，如：“及列的不列顛”中的“顛”、“噠馬”中的“噠”、“諾魯威呀”中的“呀”。这种结构的字最早出现在梵文和西夏文中，口字

²⁴ 李荣：《文字问题》，商务印书馆，2012，第103页。

旁用来表示古代梵语或西夏语注音中的 r 音或有声字音。然后，它开始用于外来词，尤其是地名和人名的音译。²⁵

汉字中以口为偏旁的字本已不少，清代中期以来，更是大有增加，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与西力东渐密切相关的。中国人向来以天朝大国自居，不但以周边国家为外夷，即看西洋人亦是犬羊之性，满怀鄙视之意，所以将西洋的地名、人名的中文译音都加上口字偏旁，以示其不屑。²⁶早在康、雍、乾“禁教锁国”时期，西洋馆编写的《口英咭喇国译语》（1748）就把“英国”记作“口英咭喇”，宫廷画家虚构创作的《万国来朝图》（1761）中就展露了以天朝自居的心态，图中就有“口瑞國”“麻六甲國”“咖喇吧國”“蘇喇國”这样带“口”字旁的国名。

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在音译外国名、地名时，很多情况下都会在字前加“口”字旁，以“英国”的译词形式为例，进入18世纪后，谢清高（1765~1821）《海录》（1820）、萧令裕（1789~1854）《英吉利记》（1832）、叶钟进（生卒年月不详）《英吉利国夷情略》（1834）、汤彝（生卒年月不详）《英吉利兵船记》（1834）、陈逢衡（1778~1855）《英吉利纪略》（1841）、汪文泰（生卒年月不详）《红毛番英吉利考略》（1844）等中国士子的著作中都把“英国”记作“口英咭喇”以表示对英国人的鄙视。此外，林则徐主持的《澳门新闻纸》（1839）也中有多带“口”字旁的译词形式：“英咭喇”“啣魯機”“都魯機”“彼啣呀爾”“耶麻呢”“咪喇堅”“孟啊啦”“呢啣爾”“吧社”的译词形式。梁廷枏《海国四说》（1846）也有“啡囉西”“口英咭喇”“喘國”“噠國”“葡萄呀”“巴那嗎”“哇西利”“口務口求口由”的译词形式。这些例子说明，基于当时清朝内忧外患的背景和长久以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绝大部分中国士子对外国的鄙视和敌视态度一直在对外国国名的转译方面有所体现。

与上述同时期的中国士子们的著作和报纸中无一例外都用了大量的带有“口”字旁的汉字表示对外国的鄙视不同，而从徐氏对“口”字旁汉字的使用数量反映出他撰写《瀛寰志略》是以客观为第一原则，逐步摒弃以天朝为中心的传统世界观，改变对待他国的态度，尽可能避免使用带“口”字旁的汉字。再者，从《瀛寰志略》的行文措辞方面来分析，以描写英国的文章为例，《瀛寰考略》手稿中的“英吉利”一节只有2429字，其中共有21个“夷”字；而《瀛寰志略》中的同一节长达7620字，“夷”字已经无影无踪。²⁷这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徐氏在撰写《瀛寰志略》过程中对外国的鄙视和敌对思想的逐步转变，因而尽可能避免使用带“口”字旁汉字的译词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口”字旁除用在国名译词上，还用于外国人名上。最先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 Robert Morrison 的中文名字“马礼逊”三个字，在中国官书中往往全都加写口字偏旁。加

²⁵ 田野村忠温：「音訳語における口偏の機能について—口偏蔑視表示説の検討」、『或問』2021年第2期、第13~14页。此文对“口”字旁的相关研究做了详细梳理。

²⁶ 周振鹤：《“啤”字何来》，《咬文嚼字》2018年第11期，第58页。

²⁷ 任复兴：《晚清士大夫对华夷观念的突破与近代爱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第196~197页。

写口字旁，似乎是彼时译音外国人名或国名的一个“通例”。这种字体本身就带有情感和修辞色彩的符号，为的就是引发“形同鸟兽”之联想。²⁸而马礼逊本人在《英华字典》(1822)第141页“ENGLISH nation, 英吉利國”的词条下有对“口”字则有以下说明：

Chinese commonly put a 口, or mouth at the side of each character to denote that the words are only used for sound; but it is an unnecessary addition.

这段话说明，马礼逊本人单纯认为“口”字旁只具有表音的作用，不作为汉字的必要构成部分，丝毫没有提及鄙视之意。事实上18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们的著作和报刊中的国名译词同样存在使用带“口”字旁汉字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他们的著作中还很常见。以麦都思《地理便童略传》和《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为例，有“口瑞國”“口英咭喇”“呱啞”的译名。再如：郭实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中也有大量带“口”字旁译名：“巴那嗎”“哇西利”“亞墨哩駕”“孟雅喇”“土耳其”“噠國”“佛啣嘶”“西班牙”“葡萄呀”。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牙人汉学家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中的音译类译名几乎都是用了带“口”字旁的译词形式。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该书的88个国家和地区的101个音译地名中所用到的“口”字旁汉字共85个。经对比，这101个音译类译词形式中，有33个译词形式在去掉“口”字旁后与表1中的译名完全相同，分别是：“噶晒噠呢啞”“噫啤哩啞”“口佛喇晒”“蘇益薩”“啞哩口曼”“噢嘶口的哩啞”“口賀喇”“口低口納嗎口爾咖”“口英咭喇”“呃囉嘶”“咪喇口堅”“口美口詩口哥”“口北噓”“啞哩口維啞”“口濟喇”“吧啦口乖”“鳴啦口乖”“唛唛口瑞口辣”“嗨口地”“咕呀哪”“口哥口倫吡啞”“啞嘶”“口都呢嘶”“呃口日口度”“噶唛口岡吡啞”“口幾唛啞”“口公口額”“口星啤吧晒啞”“啞口德口爾”“口莫口三口鼻口給”“咖啡喇哩啞”“嗎囉咯”“噶喇喇口窩唛”。这进一步说明《瀛寰志略》中去除“口”字旁是徐氏有意为之，他本人思想开放，与西方人交好，充分认识到向西方人学习的必要性，在其学习过程中有吸收接受马礼逊“口”字旁观点的可能性，进而对书中国名译词进行优化和逐步去除汉字中没有必要的部首和字意。而他的这一举措，在大量参考《瀛寰志略》和《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的《海国图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是外国国名的中译形式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后，进行优化和统一过程的重要一环。

(六) 结语

《瀛寰志略》是“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鸦片战争后重要的世界地理图志，徐继畲摒弃以往以天朝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将中国降为万国之一，以事实为行文第一标准，客观地对鸦片战争前后混乱不堪的国名译词进行了详细地整理，为日后中、西作者进一步整合国名译词提供了有力而丰富的素材。

同时，在国名译词的收录、方言译词的合理筛选、同音、近音字、美化字、贬义字、意义无关联字的使用和汉字去字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推动了汉语词汇系统在逐步吸收外来国

²⁸ 方维规：《“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论19世纪汉语涉外词汇和概念的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69页。

名译词时的优化作用，对诸多外国国名的中译形式的最终定型和统一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参考资料：

1. 沈国威：《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近代西洋新概念の受容・交流・共有・異化に関する研究》，《大学研究助成アジア歴史研究報告書 2008 年度》，JFE21 世紀財団，2009。
2. 李运富、牛振：《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用字考察——以〈海国图志〉为例》，《语文研究》2018 年第 2 期。
3. 谭其骧（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4. 周振鹤：《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2017。
5. 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 刘新中（编）：《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7. 威廉·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8. 李荣：《文字问题》，商务印书馆，2012。
9. 杨帅可：《从“波爾杜瓦爾”到“葡萄牙”——Portugal 国名译词的演变考析》，《亚洲与世界》2021 年第四辑。
10. 邱志红：《极目南望：晚清国人关于新西兰认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11. 沈和：《〈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中外国国名、地名汉字表记法研究》，《亚洲与世界》2021 年第四辑。
12. 田野村忠温：「音訳語における口偏の機能について——一口偏蔑視表示説の検討」、『或問』2021 年第 2 期。
13. 周振鹤：《“啤”字何来》，《咬文嚼字》2018 年第 11 期。
14. 任复兴：《晚清士大夫对华夷观念的突破与近代爱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 年第 3 期。
15. 方维规：《“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论 19 世纪汉语涉外词汇和概念的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